

卧龙生

色是刀！
情是劍！



卧龙生 著

色是刀情是劍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邪派恶教“万兽宫”，把人变成兽性，欲抢夺百名少女，先刺其心包之血吮吸之，再兽性奸淫，直至少女“脱阴”而死，名曰“采阴补阳”之法，练成残忍无比的“天体神功”，企图称霸江湖。

这一滔天罪恶行径震惊武林！

各派正义高手云集峨嵋山。广济道长、海山一叟，湘江老农，归元道长，武当二老，连同骷髅男女二侠，一齐杀向万兽宫密巢……

万兽宫内，被掠去的少女（更多的是幼女），被兽性蹂躏，日夜啼哭不止，而百兽相聚，淫声大笑……

蓦然，一声暴喝：“杀！”

杀声震天，鲜血四溅……

一场惊天地，泣鬼神，正邪两派大战展开了……



小飞龙闵世仁隐藏在大石头的后面,想要看这对青年男女作爱的情景,这也是他经常干的下流勾当。



素素一生最恨风骚淫妇，她娇叱一声，挥剑挑开“人海荡妇”的胸衣，又飞起一剑，割去那淫妇又白又大的乳房。

目 录

① · 杀父淫母之仇	1
② · 骷髅与美女	15
③ · 妓院? 赌馆? 红姑娘?	43
④ · 五孔断魂针	74
⑤ · 山洞中,少男少女萌情.....	101
⑥ · 初尝桃花酿	144
⑦ · 重色轻友	172
⑧ · 归元道长收少侠	199
⑨ · 和尚、老道、姑子、男女大杂烩.....	234
⑩ · 少女割淫妇	259
⑪ · 万兽魔宫?	278
⑫ · 邪教练功奸杀百名少女	310
⑬ · 联手战凶魔	331

⑭ · 女侠连杀三淫妇	362
⑮ · 毒郎中	393
⑯ · 峨嵋山,血流成河.....	403
⑰ · 道姑一掌退凶魔	440
⑱ · 情是剑,男女断肠.....	461
⑲ · 天体神功	493
⑳ · 色是刀,淫贼毙命.....	527
㉑ · 寻姊姊途遇魔女	571
㉒ · 斩奸杀邪	587
㉓ · 云姑娘	606
㉔ · 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.....	651
㉕ · 男女二侠战邪魔	689
㉖ · 左抱姑娘右搂美人	702
㉗ · 群雄会	741
㉘ · 骷髅女教主	760
㉙ · 正邪两派大决战	776

· 第一章 ·

杀父淫母之仇

“巴”字头上加一个“刀”字，为色字；“青”字旁边放一把利剑，“忄”——就是情：色字头上一把刀，情字旁边一柄剑，凡是贪色多情之人，必受色刀情剑刺击。

落日，黄昏，深山老林，暮鸦归巢。

一对青年男女，相依相偎，站在岑山之颠，眺望晚霞美景。

被夕阳染红的山峰，暮霭缭绕，层峦叠嶂，万山竞秀，令人赞叹不已。同时唤出这对青年男女对生活的热望。

只听那位年约二十二、三岁，身材伟岸挺拔的俊逸青年柔声道：“惠妹，在夕阳照映下，你更美了，我想我们的雄儿长大一定能和你一样俊秀……”

那美艳少妇脸色微红：“威哥，也许我并不那么美，只是你情人眼里出西施呀！”

那俊逸青年道：“不，不，你就是美，在任何一个人眼里你都是美的！”

那美艳少妇全身沐浴在晚霞光辉之中，她眉似青山含黛，

眼似秋水荡波，白皙的皮肤，净如羊脂美玉，玲珑剔透，秀色可餐。

尤其美艳少妇那高高耸起的乳房，异常丰满凸浮，在罗衫之中微微颤动，仿佛呼之欲出。

那俊逸青年，望着眼前的美艳娇妻，百看不厌，禁不住伸手搂住她柔若无骨的柳腰，又向那樱桃小嘴吻去。

就在二人亲昵搂抱在一起之际，陡见一道人影轻飘飘的隐于二人身后丈余外大石后，两只喷火的淫欲色眼，向这边偷看。

这人正是贪色多情之辈，万兽宫少主，小飞龙闵世仁。

小飞龙闵世仁，见美人就流涎水，经常干些偷追女人的下流勾当。此刻他蹑手蹑脚移进那对男女的身后，想要偷窥别人作爱之情景，这也是他常干的下流勾当。

美艳少妇和那俊逸青年，紧紧地搂抱在一起，他们只顾忘情的亲昵，全然不觉，那已移进身后的色贼。

小飞龙闵世仁已完全挨进这对青年男女的身边，连他们热烈的喘息之声也可闻之了，只见那美艳少妇丁香乱吐，二人忘情的接吻，此刻，美艳少妇那雪白丰满的乳房已完全裸露……

小飞龙闵世仁，再也按捺不住色欲的冲动，暴喝一声，拍出一掌，直袭那男青年背后，这凌厉的一掌名曰“追命夺魄连环手”，被此掌击中必死，无一生还。

那男青年虽是炼武之人，可惜正在柔情密意中，被掌风拍中死穴，口中喷出一股鲜血，当即死去。

美艳少妇又惊、又怒、又悲、又羞，她又顾不得遮掩玉体，露着一对高耸的乳房，娇叱一声，急抡双掌迎上。

小飞龙闵世仁，发出得意淫邪的奸笑，道：“小宝贝，快躺下来，跟本少主，快活一番，嘿嘿……”

说毕，亦挥起双掌，劈向美艳少妇。

美艳少妇，虽说武功不弱，可比起好色淫徒小飞龙，还是差一截，况且她此时情急生乱，一掌劈空，只见山石、树叶、纷纷落下，并没伤着小飞龙闵世仁一根汗毛。

小淫贼闵世仁见美艳少妇，袒露着丰腴雪白的乳房和他激战，不由发出奸邪怪叫，道：“小乖乖，别费劲了，别伤了纤纤玉指，一会儿还要伺候本少主，哈，哈……”

闵世仁欺进身来，也发动招式，边狸猫戏鼠的在美艳少妇的乳房上抓来，摸去。

美艳少妇，已被羞辱得渐渐力竭，她又斜视了躺在地上吐血而死的爱夫，娇叱一声，昏然倒地。

小飞龙闵世仁见状，亢奋地淫笑一声，扑向昏厥在地上的美艳少妇。他用卑鄙、残忍的手段把她奸污了……

花开花落，雪飞雪溶，日子似流水般过去，也不知转变了多少个季候。

这一日，正是凉秋九月，枫红如火的时节，在这荒野的高黎贡山区域里，在这幽密树林的一片空场之上，正有着一个面色黧黑的青年，在整理着一座已陷为平地的坟墓。

青年望去，大概有二十三、四岁光景，可是那双棱的目光，是如此的深沉，却不是这么年青人所应该有的。

青年搬运着山石，将坟堆起很高，又将四周的野草小树拔除，铺上一层鹅卵石，这些个石子，都是他走出了好几里地，从一条溪流里搬运来的。

工作总算完成了，一座十分别致的新坟，矗立在这荒野的树林里，青年看着坟前那一块，高与人齐的大石碑，石碑上自己用鹰爪力所刻写出来的八个大字。

“显考萧公威民之墓”。

看了一会，青年怔怔的跪下了，从眼眶中渗出了滴滴血泪，但见他俯身默祝道：“爹，安息吧！十八年来，雄儿已如愿练就了一身绝艺，从今天起，雄儿就要踏遍神州，寻访仇人，为爹复仇，爹，安息吧！……”

一阵山风过处，吹括得树叶狂狂作响，青年也不知跪了多久，被这一阵山风，吹得浑身猛然一震，心中微惊，赶忙收敛心神，强压哀痛，缓缓的立起身子，沉重的走出密林。

这位黧黑的青年，他就是十八年前在此树林中，含悲忍痛，亲手葬父的萧雄。

萧雄追随老和尚去后，经过了十八年的无情岁月，已然长成为一个精壮，结实的青年了。

萧雄刚踏出树林，立即引吭一声长啸，声如龙吟，响震四野，环山回音，久久不绝。

蓦的，风声端然中，萧雄身前不远，轻巧灵快的落下一条人影，脚方沾地，立即开口说道：“小弟弟，好浑厚的内家真气，只是，啸声中何以满带悲愤的凄苦之感，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伤心事吗？”

在对方身形未稳时，萧雄已从装束上看出，来的是个妇人，心里就不由得直嘀咕，因为这十八年中，和尚伯伯一再说过，世界上的事，只要有女人渗杂其中，就永远缠绕不清，不是万不得已，女人的事，还是少牵扯为妙。

这印象早在萧雄的心中深种，真可说根深蒂固，不想，人

还未出山，第一个遇见的就是女人，既然和尚伯伯如此说，女人该属于不祥的了，但想到妇人的话意，似乎满含关切之情，遂勉强十分的答道：“谢谢你！在下没事！”

词意简决，可又并不失礼，只是，语音未落，萧雄已然拔起身形，纵起五六丈高，斜斜的飘飞出七八丈远去。

萧雄身形未落，耳闻一声娇叱，随见人影一闪，妇人又复在身前截住去路，并娇声喝叫道：“喂！小弟弟，你那么急呀！我还有事请问你呢？”

萧雄闻声一怔，心中暗忖，不管妇人用什么身法，走的什么捷径，能及时将自己去路阻住，就已相当惊人，师父常说，自己的轻功提纵术，在江湖武林中，一等一的绝顶高手，也不过如此，犹以“凌空蹑虚”，更是寰宇独步，虽然方才自己没使全力，可也是有心之着，这样看来，妇人定然大有来头，绝非等闲之辈可比。

妇人见萧雄怔怔的，并没答话，随又说道：“小弟弟，你不用跑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在此地出现，当知道这附近住了些什么人？可怜我在这一带，找了半个多月时间，始终没找到这么个人！”

萧雄边听边想，听到说叫他别跑，他就想：我可不是怕了你才跑，我只是不愿沾惹你，沾惹你们女人……

随听她说得异常可怜的，为找一个人，找了一二十天，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，可是，他又有什么办法吗？一别十八年，这地方他也陌生得紧，他又怎知道这附近又住了些什么人呢？想着想着，禁不住皱了下眉头。

妇人见他皱眉头，只道是称呼他“小弟弟”不高兴，遂道：“叫你两声小弟弟，不高兴是吗？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年纪

了？”

诚然，萧雄一直就没打量过对方，因为心中的成见，使他对妇人处处紧怀戒心，如今，听妇人这么一说，萧雄不得不昂然抬头，可是，就这么匆匆一瞥之下，又不得不使他频频叫奇不已。

妇人一色青衣裙，裹着个瘦弱纤细的身躯，这些萧雄都知道，但是，妇人头上还蒙了块青纱，却是萧雄想不到的，他不知道一个人的头上，何以要蒙纱？

倏然，萧雄心中一震，这身型，这身型……萧雄那心版上留着那深刻印象的身型，就与这身型相仿佛，如是，他不能再沉默了！但听他说道：“请问……找的什么人？”声音有些惶急，可又是那么冰冷，简短！

这时，妇人藏在青纱后的一对亮闪闪的大眼睛，正在萧雄的脸上，身上不停的溜转，似乎想从这上面去搜寻些什么？可是凝视了好一会，最后还是感到十分失望，见萧雄回言相问，遂道：“我想找一位得道高僧，苦竹禅师，但不知你是否知道，因为苦竹禅师已然避世多年，而我又是非要找到他不可？”

萧雄一听到“苦竹禅师”四字，心中就不觉颤跳了一下，因为苦竹禅师，正是自己的和尚伯伯，可是，这蒙面妇人……在未明情势前，最好不要随意引去，萧雄思忖至此连忙说道：“请问，尊姓芳名，寻找禅师前辈何事？若肯相告在下或能代为一寻！”

妇人听少年口气，似乎与苦竹禅师相识，不觉大喜道：“我姓闵……”说到闵字，妇人倏然住口，眸中已然满噙泪光，只要眼皮轻轻一眨，准保滴了下来。

这情景是藏在青纱之后，萧雄无法看到，可是，他也只听了一个闵字，身子就凉了半截，满腹的期望，美好的想像，全化成了皂沫的幻泡，一个个的飘上了半天云空，化为乌有。

这时，萧雄脸上满露出失望之色，双眼也随着抬了起来，注视着碧空飘飞的白云，深深的叹了口气。

蓦然地，妇人一声尖呼！

“你可是姓萧？……”

这一声尖呼与随着的问话，惊得萧雄通体骤颤，一闪身，退出半丈，双眼死死的盯着妇人，正待承认。

倏然，划空传来声声厉啸，此起彼落，慢慢的由远而近，震得四山一片嗡嗡回响，声威骇人已极。

妇人一闻啸声，魂惊色变，浑身微抖，急声叫道：“小弟弟，快走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！苦竹禅师我以后再慢慢的找！现在你快走吧！快走吧！”

萧雄自妇人尖呼道出他姓萧后，心胸头脑就一直在不停的乱转着，那一声声的厉啸，虽感惊人，可是他却没摆在心上，他的眼睁得铜铃般大，发射出骇人的光，紧紧的盯住妇人，一转不转，像要从青纱后透视妇人的脸型，更像是要从妇人前胸，看穿妇人的心般的。

妇人的话，他听得一字不漏，然而他非但没及时避走，反而沉重的缓慢的朝妇人一步步挨去。

这自称姓闵的妇人，见萧雄这种反常的举动，心头更是凄苦，连忙说道：“小弟弟，你假如姓萧，你就听我的话，赶快离开，你假如不姓萧，我更不愿害你，你也应该听从我的话，快走……快走吧！小弟弟，再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！”妇人说到最后，声音变得十分凄婉哀绝，悲切感人！

可是妇人语音未落，身前倏然风动，蒙面黑巾已被一阵疾风扯了下来，妇人猝然间，未及闪避，一声尖叫，双手蒙面，翻身朝山峰上，疾奔而去。

萧雄扯落妇人蒙面黑纱，一个久悉心头，日夜眠思梦想的轮廓，立现眼前，然而，匆匆一瞥之下，妇人双颊两道血红刺眼的刀痕，却将萧雄给惊得楞住了！

就在这个当儿，妇人已然翻身疾奔走了，萧雄那里肯舍，匆匆的将黑纱往怀中一塞，纵起身形，正待开口呼唤之际！

蓦然，一阵极强的劲风，迎胸压到，萧雄仓促间，意欲闪避，已自不及，赶忙提气，平胸推掌硬接。

“啪！”一声巨响，萧雄被来人威劲的掌风，凌空震落，右掌微感酸麻，心中不却大为惊颤。

萧雄这一掌，虽说悬空而发，使不上劲，可是自己心里有数，这禅门劈空掌，威势之凌厉，就是寻丈外的数百斤巨石，也能震得粉碎。

如今，来人竟然承受了，且回震得自己手肘酸麻不已，由此可见，来人的功力是如何的深厚充沛。

然而，惊异之事，还不止此，原因是当萧雄闪眼打量来人时，见那位偷袭他的人，敢情借他一掌反震之力，再加上几个纵跃，就这眨眼工夫，已去得影踪全无，而所奔行的方向，正是那妇人所去的方向相同。

想起妇人适才惊惶失措的情况，心中大为不安，而妇人的脸型，又与自己的母亲，是如此的相似，只这一点理由，他就不得不管，正待腾身追去。

陡然，身后传来一声阴阴冷笑，冷丝丝的，冷得人的寒毛直竖，萧雄束然回顾，两丈外不知何时，已站立着个短小

干瘪老头，脸上颊肉内陷，两眼神光如电，太阳穴隆起如小丘，使人一看即知是个内外兼修的武林高手。

萧雄一见，心中不禁暗道：“冷笑什么，希望你别多事，我可不是好惹的，如果不是我现在有事！哼！……”

他这里还没想完，又是一声阴笑，起至右方，萧雄回眸一瞥，嗨！真是无独有偶，竟然又是个矮小干瘪老头，脸型与身后那位一模一样，只是一个鼻子有点红，一个鼻子特别白，萧雄还没有任何举动，红鼻子老头已然发话道：“小娃娃，你还打算走吗？闵少主一掌没将你震死，该是你福大命大，不过，小娃娃，我劝你安份点，有我巴山二狐在，你就别想走了！还是乖乖的听候闵少主回来发落吧！别惹厌逼我兄弟动手。”

萧雄一听火就大了，心中暗忖道：这算那门子规矩，我就偏偏走给你看，瞧你俩凭什么将我留下，如果就凭你这俩个糟老头，我也对付不了，我这一十八年勤修苦练，也就白废了。

萧雄想忖及此，突然一声长啸，声震四野，随着腾身，拔起五六丈高下，认准方向，往前直冲。

一声暴喝：“畜生，你敢违背我巴山二狐之命？”语音挟着一股强劲无匹的煞风，硬往萧雄凌空身子撞去。

可是，他语音甫落，见萧雄人影，就在与其他掌风将触未触之际，倏然虚空直升，竟在他头顶交叉疾越而过，在他警觉，强打千斤坠停身时，白鼻子干瘪老头，已追出十数丈远去了。

巴山二狐，乃兄弟二人，老大红狐周明，老二白狐周亮，今年均已六旬开外，二人自幼于巴山绝巔，得一异人传授，练

就一身软硬工夫，数十年行恶陕、川两省，竟然鲜逢敌手，无往不利。

后被万兽宫主公，长空飞龙云遮请去，加入万兽宫，为一兽盟之主，至今已然有年。

此次，巴山二狐随同万兽宫主公之子，小飞龙闵世仁西来，追捕小飞龙闵世仁的逃妻兰文惠，一路上多方探查，近日始在这高黎贡山区域里，侦得消息，没想却会在一个不起眼的黧黑青年面前，栽了这个跟头，这怎能不使巴山二狐暴跳如雷，气怒万分。

红狐周明一见老二追了下去，心想：量你也逃不出手去，可是，事实大谬不然，当红狐周明赶到山腰上时，见老二白狐周亮，痴呆呆的站在一颗大树之下，禁不住心头猛跳，扬言叫道：“二弟！怎么啦？难道真把这小子给追丢了吗？”

白狐周亮倏然醒来，哀凄的叹了口气道：“大哥，我们今天是阴沟里翻船，栽到家啦！这小子不知道是什么变的，精灵透顶，眼看他在这几株大树缝里，来回的兜了几个圈，一转眼就没了影子，连他怎么个走的，都没看见。”

红狐周明，恨恨的哼了一声，在几个大树缝里，疾迅的转了一圈，倏然在一颗数人合抱的大树后，停住了身子，因为他发现那大树身上，有几个新写的字：

“有事先行，抱歉抱歉。”

看了这几个字，红狐周明就揣测到，这小子定是从这树后揉身直上，从树梢上走的，可是，当他见到那盈寸的坚硬树皮，被指力空过，随意挥写，所过处竟如刀削似的平整，也不禁微现惊容，想不透这二十来岁的少年，那来此深厚的鹰爪功力。